

恢恢 网天

——反走私题材文学作品选

广东省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 合编
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天网恢恢

反走私题材文学作品选

广东省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 合编
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粤新登字01号

天网恢恢

· 反走私题材文学作品选 ·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花城印刷厂印刷

厂址：广州市西村南京路14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.75 印张 200,000字

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册

ISBN 7—218—01474—7/I·175

定价：7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编者的话

自从有了国家的概念，并随之设立税收和关防，便出现了走私活动，可说历史悠久。中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与外界接触的层面遽然拓宽，形形色色的走私活动也随着增多。走私分子走私漏税，扰乱经济秩序，破坏社会治安，败坏社会风气，对社会的危害很大。

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必须对走私分子展开有力的打击。多年来，战斗在反走私战线上的海关、边防、武警、公安、工商等部门的同志，栉风沐雨，冲波踏浪，与犯罪分子抗争，斗智斗勇，演绎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，谱写了一曲曲嘹亮高亢的乐章，并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。

打击走私活动，是文学创作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。为了表现这一战线的面貌，塑造反走私战士的光辉形象，广东省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广东省文联联合举办了“反走私题材文学作品征文评奖”，共收到征文稿件513件，总计50余万字，包括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特写、影视剧本等。经知名作家、编辑组成的评委会认真遴选，评出获奖作品11件。《南方日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广州日报》均介绍了征文评奖的情况。获奖的作品一部分已在报刊上发表。由于这些作品贴近生活，高歌主旋律，在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影响。如《喋血越王印》、《缉私队越过国境》发表后，被《传奇文学选刊》转载，《恢恢天网情》在《柳州日报》上连载，读者的反映颇好。现在，我们将获奖作品和部分入选稿件集中编成这本书献给读者，与反走私战线的同志们共享战斗的激情和欢乐。

诚然，作为创作的一个新领域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，收在这本书里的作品，远非尽善尽美；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，这本书也难免存在缺点、错误。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努力。文学只有直面人生，反映现实，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才能引起强烈的社会效应。反走私文学作品，如能锐意经营，必然会有很好的社会效益。唯其如此，我们愿意同反走私战线的同志、文艺界的同志在一起，继续推动反走私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和繁荣。我们也希望这一努力得到大家的鼎力支持与帮助，省文联主办的《粤海风》杂志乐于继续提供园地。

1994年3月5日

目 录

恢恢天网情.....	何初树 (1)
喋血越王印.....	叶杜生、叶锡鸿 (40)
缉私队越过国境.....	马 阳 (73)
追觅国宝.....	袁启生 (104)
“金三角”贩毒案.....	胡志祥 (123)
迷乱的星光.....	金 然 (138)
通向深渊的“路”.....	洪 飞 (154)
警官与恋人.....	张三达 (167)
雄关如铁.....	祝 平 (174)
捕“鲨”人.....	郑恭耀 (200)
“海上王国”号覆没记.....	卢 敏 (207)
关魂.....	吴让芳 (217)

恢恢天网情

何 初 树

(一)

月色如银，川流不息的大江在夜幕下显得迷离诡秘。

江边茉莉花丛里，有对情侣依偎着，窃窃私语。男的方脸大眼，英俊潇洒。黑色长裤束着蓝白柳条的“爵士”牌衬衣。他叫章伟轩，在港口的海关工作。女的叫于雪芸，咖啡色短筒裙配着低胸的粉红色时装，系着心形陀坠的金项链，在月色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别看她柔情似水，温文尔雅，战斗时却是异常刚勇。她就是市公安局的刑侦科长，多少凶残暴戾的歹徒曾在她面前俯首就擒。

爱情之树瓜熟蒂落，明天他俩就要去登记结婚。

他俩正在甜蜜温馨的海洋里游弋，忽然，“嘟、嘟、嘟”，于雪芸的手袋传出了响声，她取出大哥大一听：“啊，是章局长在找我。”

章局长就是公安局长章武，说来真巧，他竟是身边的未婚夫章伟轩的父亲。

于雪芸知道有情况，问道：“章局长，有急事吗？”

章局长在电话里答道：“南岭公路出了车祸，你马上回局里来。”

“车祸？”于雪芸打了一个突兀，按正常规矩，公路上出了车祸，由交通警察处理。现在，要召她这刑侦科长前去，就是说，

这是非同寻常的车祸。

于是，于雪芸向章伟轩说明了情况。

章伟轩把手一挥：“工作要紧，先回公安局去吧！”就招呼于雪芸上了停在身旁的本田125C摩托车。

章武、于雪芸和副科长华烈乘警车到了南岭公路的车祸现场。

一辆长14米的蓝色货柜车车头已撞扁，车灯撞碎，前半截车身陷入公路旁的水坑里，尾部半截留在公路上。

交警队的副队长张聪汇报说：“这货柜车方向盘失灵，车头撞到路边的树后再滑进坑中。”

而公路那边，整齐地放着四辆漂亮的无牌小轿车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于雪芸指着小轿车问张聪。

张聪讲起了原因。这里出了车祸，张聪接报后率人来到现场，派人把受伤的司机送去医院，又在此作了车祸记录，便叫来了交通拯救吊车。

这吊车的起吊极限能力为15吨，而这14米长的货柜车装满货物，估计有30吨，靠这吊车把货柜车吊起来是不行的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张聪想了一下，就决定先把货柜车里的货物卸下一部分。货柜车后边门用大铁锁锁住，钥匙又在司机身上。张聪便只好把大铁锁砸烂，打开了货柜车的后门，一看，里面装的是面粉。

面粉，一包包地往下卸。突然有人惊叫了起来。原来搬开了部分面粉之后，就看到车厢里藏有一辆小轿车，把小轿车拉出来之后，里面还有一辆，就这样，他们先后从货柜车里拖出了四辆小轿车。

有三辆是奔驰牌，一辆是“子弹头”的新款本田。而这些车的前后都已卸去了原有的车牌。

于雪芸判断道：“这是走私的小汽车，看样子，这些车来自香港。”

华烈这位年青小伙子点头附和：“唔，把偷来的小轿车藏进大货柜车厢，外边用面粉堵塞，混过检查，好狡猾呀！”

局长章武用手轻抚着一辆黑色奔驰车光滑的车头，眉毛拧了一个结，好一会，他习惯地举起了手，正要重力拍下去，但手离车头几厘米时定住了，再轻轻按下去，话音在严厉中带有愤怒：“走私分子太嚣张了，一定要严肃查处！雪芸，你来主办这件事。”

“我？”于雪芸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声。按原定计划，明天她与章伟轩去登记，随即购置家私，办好婚事，到北京等地旅游度蜜月。这一点，章武作为自己的家翁，是知道的，怎么会把这任务交给自己呢？

章武见于雪芸那副犹豫的神态，便以长者身份说道：“雪芸，我知道你跟伟轩正在办婚事，但作为公安战士，付出的代价往往比一般人要大。”

于雪芸坚决地点了点头：“好！”

(二)

医院抢救室的大门紧闭着，里面正进行着一场生命与死神的搏斗。

抢救室外，于雪芸与华烈在不安地徘徊着，现场上没有任何线索，要追查那走私集团，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从司机口中知道：这货柜车将开往什么目的地，接货的是什么人。而大胡子司机在这场车祸中，头部受了重伤，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。

于雪芸的内心似火燎火烧：一旦大胡子司机死亡，一切线索都会掐断。看到救护人员脚步匆匆地携着救护器材进进出出，于

雪芸按捺不住，向护士长陈情恳说。护士长只好同意，让她也进入抢救室。

大胡子司机头上缠着雪白的绷带，但仍有不少殷红的血渍渗出来。他面色苍白，双眼紧闭，呼吸急促，鼻孔插着输氧管，手上脚上都插了输液针。

好一会，大胡子司机微微睁开眼，茫然地望着俯视他的于雪芸。

于雪芸把嘴巴贴着他的耳朵，问道：“你要把货运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大胡子司机嘴巴翕动着，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几个字：“德……德……发……”说罢，脑袋一歪，双脚一蹬不作声了。

医生经过打强心针、心脏起搏等抢救手段，但心脏示波仪中，没有出现脉动的波纹，而只有一条幽绿的平线条。

医生无奈地摊摊手：“死了。”

大胡子司机死了。于雪芸庆幸在他“回光返照”之时抠到一些“料”。但“德发”是指什么呢？

于雪芸与华烈作了多种推测：这“德发”是地方名，人名，厂名，还是店名？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华烈的单眼皮眼睛凝定了好一会儿，忽而转向于雪芸：“这货柜车是转W市方向开去的，我们应往那个方面搜索目标。我依稀记得，距W市约三十公里处有一家路边酒店，好像叫‘德发’酒店。那酒店会不会跟这走私汽车案有牵连呢？”

于雪芸一听，精神一振：“有线索就要去追，我们马上赶去。”

“好！”华烈应了一声，跟于雪芸走出了医院大门。

此时，晨曦早已散尽，太阳已爬上了半竿子高。两人上了警车，华烈的脚正踩在油门上，突然见一对恋人手挽手从车前走

过，他似有所感触，说：“雪芸，这回让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？为什么？”于雪芸眨着眼睛，不解地问。

华烈的脸有点红，说道：“听说，今天是你跟伟轩登记结婚的日子。”

“啊——”于雪芸这才醒悟。接这案后，因线索将断，心绪繁乱，捱了一通宵，几乎把这忘了。她用手轻拍了一下脑袋，再抬起手腕，手表的指针指着九时正。“哟，按原先约定，伟轩现已在区办事处门口等待自己了。”

于雪芸便启开了大哥大，用电话“找”章伟轩。

此刻，打扮得十分帅气的章伟轩正在区办事处的台阶前踱着步，焦急地等待于雪芸的到来。BB机响起来，他低头一看，知道是于雪芸在找自己，便快步闯进区办事处，抄起了话筒，拨通电话后，他带着责备的口吻道：“雪芸，约好八点半到来登记，怎么不见你呢？等得我好心烦呀！”

电话筒传来了于雪芸的回音：“对不起，伟轩，我有急案，今天要外出，阿爸没将情况告诉你吗？”

“昨晚我在港口值通宵班，今早没回家，没有见过阿爸。”章伟轩对着话筒，有点嗔怪道，“登记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你今天还要外出，有什么急事？”

“这……我正在追一桩走私案。”按照公安的纪律，办案详情是不能告诉局外人的，所以于雪芸只能这样回答，她想了一下：

“伟轩，我们把登记日期推迟吧！”

“唉！”章伟轩十分不情愿地叹了口气。

华烈坐在于雪芸旁边，见她这么为难，便说：“这案件就由我一人去追吧！”

章伟轩蓦地从听筒里听见那边有男人的声音，感到奇怪，问道：“在你身边的是谁？”

“是副科长华烈。”于雪芸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是他和你一道外出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章伟轩的脑袋“嗡”了一声，内心给什么戳了一下，手里拿着电话筒，痴怔好久也讲不出话来。

于雪芸见话筒没了声音，问道：“伟轩，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章伟轩答道，随手放下了电话筒。

章伟轩这么痴怔，不是没有因由的。

原来，于雪芸与华烈曾经同在警察学校读书，两人的喜爱都相同——打羽毛球，曾合作夺得政法系统羽毛球混合双打冠军，分配到这里后竟又属于刑侦科。

说心里话，华烈在读书时就爱上了于雪芸。而于雪芸只是把华烈当作好朋友，从没有从爱情的角度考虑过，直至出来参加工作仍是如此。

去年，公安局举办迎春舞会，踏着优美抒情的华尔兹舞步，华烈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潮，向于雪芸表白了自己的心愿。

于雪芸怔了一下，随之淡淡而答：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”她见华烈满面羞红，一副窘态，便说：“爱情不在友情在，以后我们一如既往还是好朋友，好同事。”

舞会过后的日子，华烈初时与于雪芸相处，尚有点尴尬，但华烈毕竟是个豁达开朗的人，逐渐，那芥蒂就消失了。

于雪芸是个坦率的女子，她在恋爱、订婚时，把自己的一切，也包括跟华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章伟轩。

今天乃属人生大事，章伟轩见未婚妻不能依约前来登记，却与华烈在一起“有急事”外出，他内心像打翻了醋瓶——酸溜溜的。一个疑团浮上脑海：“雪芸与华烈现在究竟去干什么呢？”

(三)

警车在宽阔的水泥路上飞驰着，于雪芸和华烈坐在车上，公路两旁的树木和建筑物“刷刷”地往后掠过。

警车跑了两个多小时，华烈突然叫了起来，于雪芸往旁边望去，有一个醒目的招牌跃入眼帘：“德发酒店”。

这是一座并不豪华的酒店。从建筑格局不难看出：这是由私人住宅改建的。这单家独户的酒店，掩映在路边茂密的小树林中。

这酒店特别之处是：一般路边店的停车场设在酒店前面，临公路，而它的停车场却在酒店后边，此时正停着几辆车。

酒店老板是个肥胖的中年人，名叫霍峰。他见从警车上下来了一男一女，就堆起笑脸，迎了上来：“请进！请进！”带他俩进了雅座。

华烈与于雪芸刚坐下，霍峰又是斟茶又是敬烟，十分殷勤。

于雪芸对他这种过分殷勤打心里反感，却按捺住不露于脸上。她与华烈饮过茶后，眼睛往四下扫瞄，酒店除了餐厅、厨房外，停车场外还有一座平房宿舍，但狭窄的门口明显开不进藏匿的小汽车。

霍峰见于雪芸目光如电扫来扫去，就把胖脸蛋凑过去：“啊，你在找什么？”

于雪芸略思一下，单刀直入：“你这家酒店经常有货柜车停靠吗？”

“有！有！开酒店嘛，广迎四方客。不但有货柜车，还经常有大货车、大客车、面包车、中巴、的士。什么款式的车都有，皇冠、豪华小霸王、子弹头……”霍峰人不老，讲起话来却是喋喋不休。

于雪芸见他这般举动，知他见过世面，要想从他口中抠出点东西是不可能的。

华烈从窗外望到了什么，向霍峰说了声：“我到卫生间去一下”，便出去了。

当侍者捧出饭菜时，华烈才再度进来。两人匆匆用过膳，走出了德发酒店，上了警车。

于雪芸叹了口气：“唉，看来今天白跑一趟。”

“不！”华烈的脸膛露出了一点笑容：“我刮到‘料’了。”

“你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华烈从手袋里掏出了微型录音机，扬了扬，然后讲了起来：

原来，刚才华烈见窗外有个小服务员经过，他马上认出，她是曾在邻居当过小保姆的阿芬，便托词出去，寒暄几句后，开门见山问道：“你在这里当了几年服务员，有没有见过从货柜车上卸下过小轿车？”

阿芬环顾四周，见没有人，悄声地说：“见过，一年中有两三次，每次都有二三辆，不过多数是在下半夜。”

“下半夜？”

“我的宿舍在那边，从窗口可望见停车场。”

“你们老板参与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但我从没见过他在那场合露过面。”阿芬的口气很肯定。

“那些小轿车卸下后，放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酒店没处可放，小轿车刚卸下，就有人把它开走了。”

“往哪边开走？”华烈继续问。

“东边。海湾浴场那边。”

听了这情况，于雪芸犯难了：要从狡猾的酒店老板口中抠出

线索，难于上青天。收审他？无赃无证，不行。

两人商量后，便决定往海湾浴场走一趟。

警车在公路上来个180度大转弯，向东驶去。

(四)

正午的太阳如火盆高挂头顶，棕榈树宽阔的羽叶晒得卷起了边。

深蓝色的大海一望无垠，一层层波浪拍打着金黄色的沙滩。

海湾浴场上彩伞簇立，如一朵朵艳丽的大蘑菇。穿着各式泳衣的游客在海水里、沙滩上嬉戏着。

于雪芸把警车停在浴场边的金月亮酒店前，下车四下巡看，忽然，眼光落在那边的椰树林。

椰树林的绿荫里，停放着一辆流线型的小轿车。

于雪芸向华烈挥挥手：“过去看看。”

这是联邦德国出产的“奔驰”牌高级轿车，也是香港偷车集团经常走私进来的名贵房车之一。黑色的外壳，亮锃锃，光可鉴人。这种车，大陆的一般单位是很少用的。

他俩一会儿用手轻抚外壳，一会儿蹲下瞧瞧车底，一会儿到车头前弯腰细看。

于雪芸想：这奔驰车跟车祸见的走私车何其相似，会不会原是香港的私人高级轿车？面前这车有牌有照，查清这车的来龙去脉，会不会重复可见走私集团的走私轨迹呢？

“怎么啦？想查车还是偷车？”一个男中音在于雪芸脑后响了起来。

于雪芸掉过头，见一位青年男子搂着一位妙龄少女站在后边。

这男子身材高大，显得风流倜傥。皮肤被海水浸泡、太阳晒

得黑红，但仍可看出原来相当白净润滑。

于雪芸指着奔驰车问道：“这车是你的？”

“是我们单位的。”这男子把脑袋昂起向天，显得十分骄矜。

“你们是什么单位？”

“你们呢？”男子面对穿着警服的于雪芸傲气不减，故意反问道。

出于礼貌，于雪芸先作自我介绍，然后平和地说：“请问，贵姓？”

男子不回答，把嘴巴向少女努了努。

妙龄少女明白他的意思，开了奔驰车的车门，取出一个鳄鱼皮夹，从中取出两张名片，递给于雪芸和华烈。

散发着香水味的名片上，赫然印着“W市华港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沈潼。”

于雪芸知道，这公司是以市委的高干子弟为主，跟香港商人联手合办的。但为了查案，她仍有礼貌地问：“沈经理，你这奔驰车是从哪里买的？”

“合法渠道买的。”沈潼淡淡而答。

“什么时候入户？”华烈问。

“我这车是按法律程序入户的。”沈潼答非所问，随即，他蔑视道，“你们是抓人的警察，又不是交通警察，怎么查起车来了？”

“有些事情，想向你打听——”

于雪芸的话未说完，沈潼把手摆了摆：“我是做生意的，只喜欢跟商人来往，从不喜欢跟警察打交道。”

“你——”华烈火冲脑门。

于雪芸把手挥了挥，止住了他：“华烈！”

沈潼向妙龄少女招招手：“露茜，我们继续游泳去。”说罢用手搂住露茜的腰，向于雪芸揶揄道，“警察小姐，失陪了，你们慢慢查吧！”他与露茜调笑着，扭扭摆摆下了沙滩，又扑进了蓝色的大海里。

对方不配合，怎么查下去呢？于雪芸记下了奔驰车的车牌号码。

华烈则用摄影机把这车摄入镜头。

在回程的车上，于雪芸向华烈道：“有车牌就能查出他那奔驰车的来龙去脉。”

“唔，以后就能顺藤摸瓜而上。”华烈应道。

谁知，警车在途中爆了两次胎，待补好胎回到家里时，已是华灯齐放的时分了。

（五）

在市公安局局长室里，章武侧起耳朵，听于雪芸与华烈的汇报与看法，那略带深黄的眼珠由凝重变为激动，口气显得有点严厉：“你们呀，要进一步认清现在改革开放的形势。”

“我们查走私汽车难道跟现在的形势有抵触？”华烈的性子较急，抢先答上话头。

“那沈潼是香港商人，搞得不好，会影响他们在大陆的投资热情，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。我们要以稳定团结为大局呀！”章武讲话的节奏不快，所以每一个短句都好像在强调着。

面前的是自己的上司，又是自己的家翁。但于雪芸觉得胸中的话不吐不快，便说：“章局长，我认为对香港商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。如果是正经的合法港商，我们不但要保护，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支持。但若是不法的港商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清除了那些社会毒瘤，更利于改革开放。”